

中

主編 蔣寅

張伯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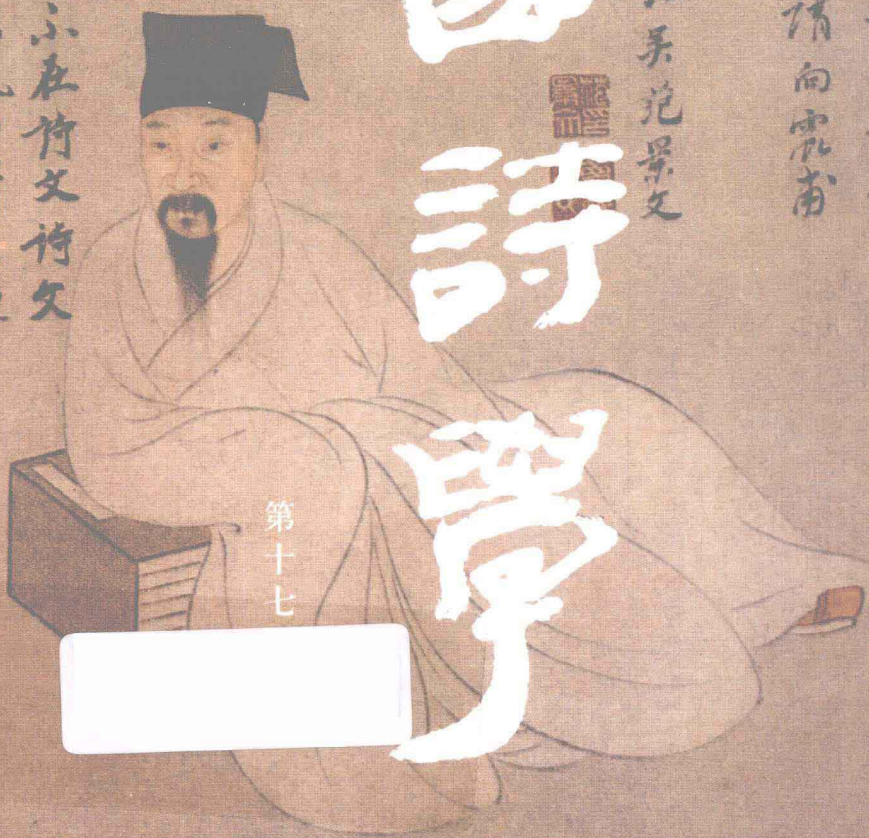
請向東南

北吳范景文

國

詩

學



第十七

有韻不在竹文詩文

心遠塵氣靈甫可觀

風標風標鮮美神

迹允土宜乎新名自

而孤清允癖情于山水

岫而川流道骨履冷風兼

山樓則稱玄雙怪揮灑

映淋漓圖畫小像生氣迥

標題不姓瞻望即知為雲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来源集刊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诗学

第十七辑

主 编 蒋 寅 张伯伟
编 委 王小盾 王丽萍 王晓平 王筱芸
刘玉才 刘跃进 张文澍 张伯伟
张宏生 陆 扬 徐 俊 黄仕忠
蒋 寅 戴利华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诗学. 17/蒋寅,张伯伟主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02-009924-5

I. ①中… II. ①蒋…②张… III. ①古典诗歌—诗歌研究—中国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6220号

责任编辑 葛云波

装帧设计 马诗音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00千字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3.25 插页2

版 次 2013年6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924-5

定 价 33.00元

目 录

【诗学文献学】

- 宋人《东坡和陶集》注本二种辑考····· 杨 焘 1
《冷斋夜话》宋本原貌及元刻本考论····· 查雪中 卞东波 12
李蓁《宋艺圃集》考论····· 申屠青松 30
陈元赞《升庵诗话》校记····· 范建明 41

【诗歌理论】

- “诗法”的概念、内涵及相关概念辨析····· 张 静 51

【诗歌史】

- 论韩孟、姚贾对唐宋诗转型的影响
——兼论唐宋诗的时代与体性之争····· 张震英 64
“凤头、猪肚、豹尾”曲论的诠释与应用
——以李清照《声声慢》为例····· 黄伟豪 70

【诗学史】

- 钟嵘“诗之为技”析····· 胡大雷 80
——论诗歌品评标准化的形成
也谈历代对杜甫的负面性评价····· 吴中胜 88
《唐诗正声》：明代流行的诗歌读本····· 廖虹虹 98
明词谱中的宋词订异与选本传播
——以《词学筌蹄》和《诗余图谱》为参照····· 顾宝林 105
清人艳诗观述论
——以清代诗话为中心····· 李 鹏 113
王渔洋的佛门交友及其禅宗思想
——厘清渔洋“诗”、“禅”关系之公案的必要阐释····· 李圣华 125
王士禛《阮亭古诗选》编撰缘由、背景及旨向探论····· 谢海林 134
翁方纲论王渔洋七律学古····· 唐芸芸 142
科考律诗新政与清代中后期杜诗学的新变····· 马强才 153

【比较诗学】

“物理”与“神理”：从英译《董斋诗话》看“天造神运”观念 洪 涛 161

【回顾与展望】

“细致”以及超越“细致”

——古代诗体学研究综论 赵继承 175

【书评】

评李瑄著《明遗民群体心态与文学思想研究》

——兼论明清之际遗民文学研究的新思路 商海峰 185

【资料】

沈周《吟窗小会》前卷 汤志波整理 191

民国词话四种 杨传庆辑校 199

【附录】

《清代文学研究集刊》(第五辑)目次 206

《中国诗学》撰稿格式 207

Table of Contents

Studies in Poetic Documents

Textual Research on Two Song Dynasty Annotated Editions of <i>Su Dongpo's Matching Poems of Tao</i>	Yang Xun 1
Textual Study of <i>Lengzhaiyehua's</i> Song Dynasty Original Copy and Its Yuan Dynasty Inscribed Edition	Zha Xuejin and Bian Dongpo 12
Textual Study of <i>Songyipuji</i> by Li Gun	Shentu Qingsong 30
Editorial Notes on <i>Shengyanshuhua</i> by Chen Yuanyun	Fan Jianming 41

Studies in Poetic Theory and Criticism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s of "Poetic Method".	Zhang Jing 51
---	---------------

Studies in Poetic History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s of Han, Meng, Yao, and Jia on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Poetry.	Zhang Zhenying 64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Phoenix Head, Pig Stomach, and Leopard Tail" Theory in Qu (Song Lyrics).	Huang Weihao 70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Poetics

An Analysis of ZhongRong's "Poetry as a Technique".	Hu Dalei 80
Another View on Negative Criticism of Du Fu's Poetry throughout History.	Wu Zhongsheng 88
<i>Tangshizhengsheng</i> : A Popular Poetry Reader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Liao Honghong 98
Editorial Decisions on Variants in Song Dynasty Song Lyrics within Ming Dynasty Song Lyric Manuals and the Spread of Some Selections.	Gu Baolin 105
A Study on Qing Dynasty Literati Concept of Erotic Poetry.	Li Peng 113
Wang Yuyang's Interaction with Buddhist Monks and His Chan Buddhist Thinking.	Li Shenghua 125
A Study on Wang Shizhen's <i>Compilation of Ancient Poems by Ruan Ting</i> : Its Reason, Background, and Intention.	Xie Hailin 134

Weng Fanggang on Wang Yuyang's Imitation of the Ancient in His Regulated Poems.
 Tang Yunyun 142

Reform in Examination Regulated Verse and New Changes in Du Fu Studies during the Mid and
 Late Qing Dynasty. Ma Qiangcai 153

Studies in Comparative Poetics

“Natural Principle” and “Divine Principle”: the Concept of “Heavenly Creation and Divine Op-
 eration” in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Jiangzhaishihua*. Hong Tao 161

Looking Back and Ahead

“Being Meticulous” and Transcending “Being Meticulous”. Zhao Jicheng 175

Book Review

Li Xuan's *Ming yiminquntixintaiyuwenxuesixiangyanjiu*. Shang Haifeng 185

References

The First Volume of Shen Zhou's *Yinchuangxiaohui*. Edited by Tang Zhibo 191

Four Cihua (Song Lyric Talks) during the Republican Era. ... Edited by Yang Chuanqing 199

(吴伏生 英译)

宋人《东坡和陶集》注本二种辑考

杨 焄

苏轼一生创作了不少和陶诗,及至晚年,专门将其中的一百零九首结集成书。在给其弟苏辙的信中,他不无自得地说道:“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百数十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子为我志之。”^[1]受其影响,苏辙也有不少继和之作。今存宋刊《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四卷,就收录了陶渊明的原作以及苏轼、苏辙兄弟的和作。^[2]苏氏兄弟此举不仅进一步确立了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而且也开创了一股肇端自两宋、下迄于明清的和陶风气。^[3]因此,《东坡和陶集》一书对于研究陶渊明以及苏轼作品在宋代的传播、接受状况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以往的研究对此往往未能深入,尤其是南宋时期出现的一些《东坡和陶集》注本,由于资料所限,论者对其具体情况知之甚少,甚至还产生过不少误解。^[4]实际上,虽然目前尚未发现有完整的宋人《东坡和陶集》注本留存,但后世的一些文献中往往称引过一些相关内容,如能旁搜远绍,加以钩稽汇编,还是能够了解其大体格局和基本内容的。宋末元初的蔡正孙编纂有《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其中就大量引录了不少宋人《东坡和陶集》注本的内容,可供采择。

蔡正孙是宋元之际非常重要的诗学文献编纂者和诗学评论家,^[5]由其编纂的《诗林广记》久为学林所知;参与编纂的《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一书虽然长期以来仅有日、韩刻本流传,近年亦由中国学者整理出版;^[6]而其编纂的《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则因为在中国本土久已散佚,且长期以来未经书目题跋著录,故未能得到相应的重视。据蔡正孙《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序》云:“正孙自《诗林广记》、《陶苏诗话》二编杀青之后,湖海吟社诸公辱不鄙而下问者益众。”^[7]其中提到的“《陶苏诗话》”即指《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由此可以推知《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的成书时间当介乎《诗林广记》与《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之间。考察蔡正孙《诗林广记序》所署时间为“岁屠维赤奋若”^[8],当即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又蔡氏《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序》末尾所署时间为“庚子春三月”,联系同书王渊济序所署时间“大德己亥花朝”,可知蔡序作于元大德四年(1300)。因此《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的成书应

该在至正二十六年至大德四年的十余年之间,是蔡正孙入元之后编纂完成的著作。

此书现知仅存三种残本,均题为“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其中两种见藏于韩国高丽大学的华山文库及晚松文库,近年来国内学者金程宇、卞东波曾先后撰文对其内容进行介绍和考述;^[9]另一种残本现由韩国西原大学中文系黄瑄周私人收藏,尚未公诸于世。笔者有幸得到黄教授的信任与帮助,获得这三种残本的影印件。经过认真比对校读,发现这三种残本经过拼合之后,虽然尚不能完全恢复原书的旧貌,但内容可以互相补充,已能大致窥见其主体内容。^[10]该书题为“精刊补注”,是针对此前的各种陶集、苏集以及《和陶集》注本而言的,因而书中不仅有蔡氏本人对陶、苏诗所作的疏解,也大量征引了前人相关的注释、评论,其中就包括南宋傅共《东坡和陶诗解》和蔡梦弼《东坡和陶集注》的部分内容。本文拟以此为中心,联系其它文献,对这两种南宋时期问世的《东坡和陶集》注本的情况略作考索,并辑录相关佚文,以供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之需。

一 傅共《东坡和陶诗解》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著录:“《和陶集》十卷。苏氏兄弟追和。傅共注。”^[11]在其他宋人文献中,对傅共其人其书还有不少零散的记载,如李俊甫撰《莆阳比事》卷三著录:“傅共注释《东坡和陶诗解》。”小注云:“仙游人,绍兴壬子奏名。”^[12]赵与泌、黄岩孙纂修《仙溪志》卷二“绍兴二年张九成榜”下列有:“特奏名:傅共,权子。”^[13]同卷又云:“傅共,奉直郎、守国子博士、骑都尉,赐绯鱼袋,崇宁三年。”^[14]同书卷四云:“(傅权)子共,三荐奏名,文词秀拔,有《东坡和陶诗解》。”^[15]又今存宋人傅幹《注坡词》前载有傅共序言一篇,未署“竹溪散人傅共洪甫”,并称傅幹为“余族子”。^[16]排比整合上述各种记载,对于傅共生平概况可有大致了解,此外还可知《直斋书录解题》所著录的傅氏《和陶集》注本的全称当为《东坡和陶诗解》。^[17]成书时间已不可详考,但应在绍兴年间。

蔡正孙在《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中时常引录傅共之说,绝大部分都称其为“傅仙溪”,盖因傅氏为仙溪人氏,故有此称。

因其他传世文献均未征引过傅共《东坡和陶诗解》的内容,以下佚文均辑录自《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以在该书中出现的先后为序。

1. 苏轼和《停云》

仙溪畸人傅共云:此诗自“念彼海康”而下,谓梦见子由也。

2. 苏辙和《停云》

傅仙溪云:是时风雨无虚日而有拔木之恐,故此诗所谓“其如予何”者,言不为风雨而内变也。

3. 苏轼和《时运》“乔木干霄”

傅仙溪云:予尝游白鹤峰公之故居,旧基依然,峰巒乔木数本参天,其北下瞰长江之潭,岸傍巨石,可容数人布坐。

4. 苏轼和《答庞参军》“卯妙侍侧,两髦丫分”

傅仙溪注云:此言周彦质使稚子歌舞,以乐东坡也。

5. 苏辙和《劝农》“计无百年,谋止信宿”

傅仙溪云：海康之俗既不耕稼，而闽人多以舟载田器，寓居广南，耕田不为长久之谋，但为二三岁之计。

6. 苏轼和《归园田居六首》其一“东家著孔丘，西家著颜渊”

傅仙溪云：今言“东家著孔丘，西家著颜渊”者，谓东西皆圣贤所居也。

7. 苏轼和《归园田居六首》其一“周公与管蔡，恨不茅三间”

傅仙溪云：周公之诛管、蔡，为社稷计耳。若使穷而仅有茅三间之居，则无是事矣。

8. 苏轼和《归园田居六首》其六

傅仙溪云：渊明居柴桑，有《饮酒诗》。公在广陵尝和之。渊明又有《游斜川诗》。王绩自号“东皋子”，好饮酒，立杜康祠。六博，戏局也。公自以作诗直与六博之戏等耳。

9. 陶渊明《游斜川》“缅然睇层丘”

傅仙溪曰：“层丘”即序云“层城”，乃丘之高者也。

10. 苏轼和《游斜川》“虽过靖节年”

傅仙溪云：陶诗云：“开岁倏五十。”公和此诗时年六十余矣。

11. 苏轼和《示周掾祖谢》“邦风方杞夷，庙貌犹殷因”

傅仙溪云：言此邦夷俗，犹有孔子庙耳。

12. 陶渊明《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造夕思鸡鸣，及晨愿景迁”

傅仙溪云：在夕则思晨，在晨则思夕，以饥寒所逼也。

13. 苏轼和《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我昔堕轩冕，毫厘真市廛”

傅仙溪云：言轩冕中所得毫厘尔，与市廛喧争初无异也。

14. 苏轼和《连雨独饮》其二“误入无何乡”^[18]

傅仙溪本作“无功乡”，注云：唐王绩，字无功，有《醉乡赋》。

15. 苏轼和《连雨独饮》其二“醉醒可还酒，此竟无所还”^[19]

傅仙溪注引《楞严经》云：“汝见八种性，当欲谁还？何以故？若还于明，则不明时，无复见暗，虽明暗等，种种差别，见无差别。诸可还者，自然非汝。不汝还者，非汝而谁？”

16. 苏轼和《移居二首》其一

傅仙溪云：公在惠州，初居水东嘉祐寺，后迁水西，近李家潜珍阁，密迩州治，故有“闻巷鼓角”之喧杂。

17. 苏轼和《移居二首》其二

傅仙溪云：公居水西，厌其嚣尘，后移居白鹤峰。

18. 苏轼和《移居二首》其二“湖山朝福地，古人不吾欺”

傅仙溪注云：以白鹤观基，故曰福地。

19. 苏轼和《移居二首》其二

傅仙溪云：白鹤观地之北有江潭，公作室于观基，有思无邪斋。

20. 苏轼和《赠羊长史》“老马不耐放，长鸣思服舆。故知根尘在，未免病药俱”

傅仙溪云：《圆觉经》云根性、尘性，六贼为根，六入为尘。此言“老马”、“思服舆”及“根尘”、“药病”之语，皆以喻少壮好书之心，虽老不忘也。

21. 苏轼和《岁暮和张常侍》“玄膺流玉泉”

傅仙溪注云：道家谓玄膺，口之下腭也；玉泉，玉液也，咽此以炼丹。

22. 苏轼和《和胡西曹示顾贼曹》“长春如稚女”

傅仙溪注云：长春，一名月季花，晕红如人饮酒颊。此花盛冬亦开，不畏霜雪。

23. 陶渊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时来苟冥会，婉娈憩通衢”

傅仙溪注：“冥会”作“宜会”，“婉娈”作“踟蹰”。

24. 苏轼和《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江左古弱国，强臣擅天衢。渊明堕诗酒，遂与功名疏”

傅仙溪云：汉末天下三分，而吴有江左。及晋室永嘉南迁，其后刘裕擅命，晋遂微弱，而裕乃兴宋，故曰：“强臣擅天衢。”渊明以刘裕移晋祚，遂不复仕，故曰：“与功名疏。”

25. 苏轼和《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云间与天上，待我两友生”〔20〕

傅仙溪注云：月与影为两友生。

26. 苏轼和《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一“退居有成言，垂老竟未践”

傅仙溪云：“垂老竟未践”，未践者，未践退居之言也。

27. 苏轼和《拟古九首》其五

傅仙溪云：此言黎山民俗中时有一幽子如此，言语不相通，见公叹息，若相怜悯者。

28. 苏辙和《拟古九首》其五

傅仙溪云：是时海康有一士人游太学，恶其士风之非如此。

29. 苏辙和《拟古九首》其六“佛法行中原”至“治生守家室”

傅仙溪注云：佛法自明帝时流入中国，儒者多辟其说。广南僧徒多畜妻养子，嫁娶如俗。

30. 苏轼和《拟古九首》其八“我师吴季子，守节到晚周。一见春秋末，渺焉不可求”

傅仙溪云：吴季札，《春秋》书之而不见其所终之岁月，坡公尝疑其仙去。

31. 苏轼和《杂诗十一首》其七

按：此诗“蓝桥”，一本作“蓝乔”。傅仙溪注云：蓝乔，循州人，修道于循之霍山，乃元祐间人，与吴子野游。后子野游京师，为苏公所留。蓝屡招之不至，作诗寄之曰：“逢君天汉桥，岂是厌蓬蒿。一褐尘埃里，五侯名姓高。寻芳煮白石，待月唱《离骚》。旦晚天台去，千年只种桃。”乔后得道尸解。

32. 苏轼和《杂诗十一首》其八

傅仙溪注云：古成之字亚奭，以名行，惠州河源人。开宝中应进士举，至长沙，遇仙人韩泳，授以至道。成之至京擢第，泳在长沙尸解而去。是时成之复见泳于京师，道旧委曲。及还经长沙，见故人，具言泳至京相遇，时乃在长沙逝去之后，益知其异人也。后成之再授绵竹县令，县有吏自巴西还，又遇泳，寓书于成之。成之得书愕然，从此绝食，日惟饮酒。一日，取告身题诗于后云：“物外乾坤谁得到，壶中日月我曾游。留今留古争留得，一醉浮生万事休。”掷笔于地而卒。家人辈火其棺，取骨归葬，火熄，惟灰烬而已。有传，甚详。传言成之无子。公诗云：“鹅城见诸孙。”恐其兄弟之后也。

33. 苏辙和《杂诗十一首》其九“还从九渊底，回首百尺颠”

傅仙溪注云：子由身为逐客，居循州，而视昔之黄门，若从九渊之底而仰望百尺之巅也。

34. 苏轼和《杂诗十一首》其十“巨君独纵欲”〔21〕

傅仙溪注云：汉武帝东巡至东莱，群臣有言见一老父牵狗言：“吾欲见巨公。”注云：“巨公，天子也。”〔22〕

35. 苏轼和《贫士七首》其五“糕酒出太官”

傅仙溪注云：《和陶诗》本“糕酒”乃作“羔酒”，注云：太官厨供在朝百官羊酒。

36. 苏轼和《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寓眼得奇书”

傅仙溪云：“寓眼得奇书”，谓《抱朴子》为奇书。

37. 苏轼和《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二

傅仙溪云：坡诗意谓或人神仙之问，而《抱朴子》反复数十百言以释其迷惑，是所谓“破封执”者也。使后世信有神仙之术，岂非“无穷利”乎？

38. 苏轼和《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三“渊明虽中寿，雅志仍丹丘”

傅仙溪云：渊明年六十三而卒。丹丘子，古仙人。渊明此诗言神仙事，是志在乎丹丘也。

39. 苏轼和《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六“玄芝生太元，黄精出长谷”

傅仙溪云：此二山玄芝、黄精皆内取诸身，此特假名而已，实非草木也。

40. 苏轼和《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九“谈道鄙俗儒，远自太史走”、“辽哉广颡君^[23]，独显三季后”

傅仙溪云：司马迁《与任安书》自称“太史公牛马走”，“走”，仆隶之称也。迁序九流则贵道家之约，鄙儒家之繁；又序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故曰：“谈道鄙俗儒。”

又云：坡公以老君为“广颡君”。^[24]老君生于尧时，而显于周末，故曰：“独显三季后。”“三季”，三代之季也。

41. 苏轼和《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十

傅仙溪云：公之此诗意，言待金成以作丹，不若御气之无所待也。

42. 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十二

傅仙溪云：“鸕鹚”一作“鸣鹄”。“鸕”，呼丸切。“念彼怀王世，当时数来止”，一作“念彼怀玉时^[25]，亦得数来止”。

43. 苏轼和《归去来辞》“浥我天醴”^[26]

傅仙溪注云：“天醴”，喻漱玉液也。

44. 苏轼和《归去来辞》

傅仙溪云：东坡此篇全寓养生反照之理，兼释、道二家之论而发明其意也。

45. 苏辙和《归去来辞》“相冬廩之亿秭，知春龙之耘籽。视白首之章黻，信孺子之书诗。若妍丑之已然，岂临镜而自疑”

傅仙溪云：此言农人冬获仓廩亿秭之厚，乃自于春垄耘籽耕种之力；士者白首有冠章甫、垂绅衽之荣，乃自孺子时学诗书之力。此二者必至之应，若妍丑之于镜，昭然而无疑也。

46. 苏轼和《桃花源》“苓龟亦晨吸”

傅仙溪注云：茯苓有龟形者亦能晨吸日气。

47. 苏轼和《桃花源》“却笑逃秦人，有畏非真契”

傅仙溪云：此言学道者离怖畏，桃源人以避秦乱，是未离畏也。

按：傅共编纂《东坡和陶诗解》或与其家族背景和地域文化有关，上文已经提及傅共族子傅幹有《注坡词》之作，而今存南宋人所编苏轼年谱中还有《东坡纪年录》一种，亦题“仙溪傅藻编纂”^[27]，由此可见福建仙溪傅氏素有苏轼研究的传统。

从辑录的傅注佚文看,其基本内容为对陶、苏作品的内容串讲和字词注释,其特点在于能结合自身的亲身经历来对作品进行疏解。更值得重视的是,与今存各本苏诗相较,傅注所据文本存有不少的异文。金程宇曾经对《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一书做过简要的抽样分析,认为“蔡正孙在编校《诗话》时,当是以《和陶诗》为底本,而以他书参校的。傅共《和陶诗》的文本原貌不详,部分差异也很可能是由傅本带来的”,笔者对此深表赞同。傅共《东坡和陶诗解》的文本渊源虽然还有待进一步考察,但上文辑录的佚文对于苏轼诗集的整理校勘而言,无疑也是值得参考的重要文献。

二 蔡梦弼《东坡和陶集注》

金程宇在其文中曾经介绍过高丽大学藏两种《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所引“蔡真逸注”四则,^[28]但因资料匮乏,对其生平未能详述。按:上述第三种由私人收藏的《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残本中引用蔡氏注文多达七则,且其中一些明确标明“三峰真逸蔡梦弼注云”、“梦弼云”,可知蔡真逸即蔡梦弼,“三峰真逸”当是其别号。

蔡梦弼,字傅卿,福建建安人,曾经校刻过《史记》,在其中曾自称“三峰樵隐”。^[29]此外还注释过韩愈、柳宗元文及杜甫诗,有《杜工部草堂诗笺》四十卷传世。蔡梦弼在编纂《杜工部草堂诗笺》时曾参阅诸家校本十余种,使得该书成为宋代最重要的杜诗集注本之一,蔡氏本人也由此成为杜诗学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人物。但现存各种宋元书目题跋却并未提及蔡梦弼另有《东坡和陶集》注本,惟有南宋时人史铸、邢良孚所编《百菊集谱》卷四《历代文章》录有陶渊明《九日闲居诗》,在其序文“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下有史氏小注:“愚斋云:近年蔡梦弼有《注和陶诗》,其中不注‘九华’为菊名,惜其有阙。”^[30]只是指出蔡氏注本的疏漏,并未提及其他相关内容。又旧题王霆震编《古文集成前集》卷七十一前癸集二录有苏轼《和渊明归去来辞并引》,^[31]在注释中也曾提及“三峰蔡梦弼注”,但仅是从中转引一则资料,不足以考知蔡氏注本自身的详情。此外,郭绍虞在《陶集考辨》一文中曾依据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二《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所引,怀疑有过一元代“蔡注本”,并云:“不知此蔡氏为何如人,其所注陶诗又是否刊行。李注引汤汉注,每不称汤氏注,而此独称蔡氏注,何也?”^[32]今与《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相互比勘,可知该条注文并非出自蔡正孙之手,所谓“蔡氏注”疑即蔡梦弼注《东坡和陶集》佚文(参见下文辑录的蔡氏注文第13则)。

与其他各种文献相比,《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所征引的蔡氏注文数量较多,对于了解此书面貌颇有帮助。其成书的大致时间,即可依据此书内容,再联系其他资料加以推断。曾集刻本陶集《四时》诗题下原引有小注,然未署明作者。据高丽大学藏《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可知该注即出自“蔡真逸”之手(参见下文辑录的蔡氏注文第12则)。而在此之前的绍兴本(苏写刻本)陶集中并未引录此注,曾集本跋则作于绍熙三年(1192),金程宇据此推断“蔡氏注的出现大概在绍兴十年(1140)至绍熙三年(1192)的五十年间,蔡氏为南宋时人”,这一推论稍显宽泛。如前所述,“蔡真逸”即蔡梦弼,其生卒年虽不详,但蔡氏在《杜工部草堂诗笺跋》末所署时间为“大宋嘉泰天开甲子”,即嘉泰四年(1204);跋语中尚提及“梦弼因博求唐宋诸本杜诗十门,聚而阅之,三复校阅,仍用嘉兴鲁氏编次先生用舍之行藏、岁月

之先后,以为定本。每于逐句文本之下,先正其字之异同,次审其音之反切,方作诗之义以释之,复引经子史传记以证其用事之所从出”^[33],可见耗费的时间及精力颇多,当是在学识积累深厚且精力相对充沛的壮年或稍后完成的著述。《东坡和陶诗集注》的问世虽当在此之前,但绝不会早至绍兴十年(1140),成书的上限至少应该向后推四十甚至五十年,即在淳熙七年(1180)甚至绍熙元年(1190)左右。

以下佚文第1至12条辑录自《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以在该书中出现的先后为序;第13条辑录自李公焕辑《笺注陶渊明集》(据《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304册影印元刻本),第14条辑录自旧题宋王霖震编《古文集成前集》卷七十一前癸集二(据《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9册)。

1. 苏轼和《拟古九首》其二

三峰真逸蔡梦弼注云:此诗言隐遁之士不以名宦为贵,如何林诸贤不数山、王二公^[34],以其宦达故也。故我宁从孟公而不从扬雄,虽二公俱好饮者,然孟公放达,恬于势利;子云逼仄于篡逆之朝,既为之臣,又颂美之,其事皆君子所羞道,如元规之尘污人也。盖人生所贵大节,大节一丧,则其余无足观。子云之俯仰可怜,岂亦未能忘情于穷通丰约之间乎?不然,何其甘于豢养而不知退也。“昔我未尝达”,则不淫于富贵矣;“今者亦安穷”,则不移于贫贱矣;“穷达不到处,正在阿堵中”,所谓目击而道存也。

2. 苏辙和《拟古九首》其六

蔡真逸云:梦弼尝谓佛法兆于天地之始,盖得之于《列子》之书。何以言之?《列子》曰:“商太宰见孔子曰:‘丘圣者欤?’孔子曰:‘圣则丘何敢,然则丘博学多识者也。’商太宰曰:‘三王圣者欤?’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圣则丘不知。’曰:‘五帝圣者欤?’孔子曰:‘五帝善任仁义者,圣则丘不知。’曰:‘三皇圣者欤?’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时者,圣则丘不知。’商太宰大骇,曰:‘然则孰为圣?’孔子动容有间,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丘疑其为圣。弗知真为圣欤?真不圣欤?’商太宰嘿然心计曰:‘孔子欺我哉!’”夫列御寇之书与庄周同,大概皆寓言也,其论圣人,阔略三皇、五帝以及孔子,而独推乎西方。借曰虽非孔子之言,要之推论西方圣人,则自列子时已彰著矣。佛之法本乎西方而盛乎中夏,可不信哉!

3. 苏轼和《拟古九首》其八

蔡真逸云:东坡时谪匡州,故用此事。“李匡州”谓唐李德裕也;“卢”、“丁”乃本朝卢多逊及丁谓,皆相继以宰相贬朱匡。言此老及见德裕与卢、丁,则已二百余年矣。世言吴季札生春秋,至战国时犹在,盖亦寿百余岁,得道而不死者。公作此诗,言富贵荣华皆外物,不可常,不若从超世高举之士,求长生为贵也。

4. 苏轼和《拟古九首》其九

蔡真逸云:此诗因芙蓉以起兴,言海峤之外,荒僻之邦,人士所不到,而乃有此华,可以为中州之信。公盖自喻抱负芳洁,求忠于君,而隔绝云海,无路以自通也。然此花结根琐细,托于尘寰,亦未足贵。因思太华玉井十丈之莲,瑰伟奇特,卓然孤生于万仞之表。宿昔欲采而未之遂者,今已摇落而不我待也。言不及少壮之时攀援采折,今岁月已老,虽悔而不及也。公少年筮仕即有尘外之趣,其见于诗文者,未尝不欲归休求道,而不幸罹于世故,不早自拔,自伤迟暮,不获遂所求。前和《饮酒》诗“芙蓉在秋水,时节自开阖”,亦此意也。

5. 苏轼和《杂诗十一首》其五

蔡真逸云：此诗言融之遇祸，直以资性刚直，负其高气，而又有海内重名，故不容于奸雄之朝。“细德险微”乃贾谊《鹏赋》中语，盖言世路狭隘，岂有容公之处，宜其卒至于杀身也。然已行者不可悔矣，庶几来者之知惧乎？公平生慷慨大节与其刚大不屈之气，大略似融，故每喜称道之。而一时遭罹口语，为小人怨疾构陷，以至得罪窜斥，流离岭海，其遇祸亦大略相似，故作此以自警云。

6. 苏轼和《杂诗十一首》其八

蔡真逸云：此篇意旨，所谓“越子古成之”，必越中人，曾遇韩生，得休粮辟谷方，又于《参同契》中得九转还丹之法，盖亦修真度世之士。公于惠州鹅城见其诸孙，既伤其贫苦零落，而又叹室在人亡，虽有子孙，而不能传其乃祖不传之方。末云：“遗像似李白。”则其人物亦不凡矣。故但临江一奠，以致其瞻慕之意而已。

7. 苏轼和《荆轲》

蔡真逸诗注云：此诗言秦之事无异于晋，自不韦货楚、牛金生睿，统绪固已中绝，而国非其国矣。但天欲厚其毒而盈其恶，故必待其穷凶极暴而殄灭之。使始皇能早定扶苏之位，则无后日之事矣。然天欲亡人之国，其事盖有出乎意料之外者。以李斯之才，始皇用以一天下。沙丘之崩，受遗托孤，疑若可以保子孙万世帝王之业矣。死未旋踵，乃与阉宦合谋矫诏，杀扶苏而立胡亥，卒以亡秦，此岂人力也哉！盖天假手于斯以灭之耳。使燕丹能以一朝之忿而听其傅鞠武之言，招合贤俊，修明政事，分遣说客，阴定六国之从，如韩、魏之裂智伯，则秦可亡，燕可复，孰与驰一介之使，入不测之秦，挟尺六匕首，而欲以强燕而弱秦哉？此愚夫愚妇之所不为，而丹易行之，所以可为悲恨也。荆轲之事，固无足言。以田光之老且贤，而乃始创此谋，然则古称燕、赵多奇士，则亦徒有虚名而已，奇安在哉？夫以秦政之凶暴，杀所生父吕不韦而迁其母于雍，此岂天道之所可容？使丹能保其国家，徐以待之，则秦室覆亡之祸，不待沛公入咸阳、项羽杀子婴，而固已见其兆矣，何必信狂生之谋，捐一旦之命，而轻以社稷尝试，一掷于艰难不可必成之事也哉！且以三户之楚，尚足以亡秦，况我列城数十，岂不能有所为邪？然荆、高虽死，犹足以动秦政之惧心，而加之警卫。使后世读其书者，莫不为燕叹惋，而惜二子之无成，亦可以见天理之所在，而秦之无道，虽去之千载，而人心犹未忘也。

8. 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泛览周王传”

蔡真逸云：“周王传”一作“周王典”，即《周穆天子传》也，乃太康二年汲县民发古冢所得之书也。

9. 苏轼和《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三“雅志仍丹丘”

蔡真逸云：丹丘，昼夜常明之地。《尔雅》谓距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屈原《远游篇》云：“仍羽人于丹丘，留不死之旧乡。”

10. 苏轼和《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五“宁知效龟息，三岁号穷山。长生岂可学，当信仲弓言”

蔡真逸云：此足以知龟有不死之法，及为知道者效之，可与龟同年之验。史迁与仲弓皆非妄说也。^[35]

11. 陶渊明《有会而作》“怒如亚九饭”

三峰真逸注云：“怒”，乃历反，饥也。“亚九”，一作“恶无”。^[36]

12. 陶渊明《四时》^[37]

蔡真逸云:此顾恺之《神情诗》。顾文有全篇,然顾诗首尾不类,独此警绝。^[38]

13. 陶渊明《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遵邓治中》“螟蚘恣中田”

蔡氏注:蚘,虫,水中含沙射人,非食苗桑虫。意此螟蚘当是螟。^[39]

14. 苏轼《和归去来辞》

《东塾燕谈》曰:“东坡《和归去来辞》‘谓汤稼之终枯,遂不溉而不籽’,盖用嵇叔夜《养生论》‘夫为稼于汤世,偏自一溉之功者^[40],虽终归于焦烂,必一溉者后枯。然则一溉之益,固不可诬也’。”出三峰蔡梦弼注。^[41]

按:陶渊明、杜甫两人在诗坛上的重要地位正是从宋代才开始逐步确立起来的,^[42]因而宋人时常会从不同角度将陶、杜二人相提并论,如曾巩《孙少述示近诗兼仰高致》云:“少陵雅健材孤出,彭泽清闲兴最长。”^[43]黄庭坚《赠高子勉四首》其四云:“拾遗句中有眼,彭泽意在无弦。”^[44]周紫芝《乱后并得陶杜二集》云:“杜陵有句皆忧国,陶令无诗不说归。”^[45]葛立方《韵语阳秋》云:“陶渊明、杜子美皆一世伟人也。”^[46]魏了翁《九日分韵得寒字》:“凄其义熙后,甚矣天宝间。陶杜千古心,知者良独难。”^[47]罗大经《鹤林玉露》云:“古之诗人有识见者,如陶彭泽、杜少陵,亦皆有忧乐。”^[48]俞德隣《次韵周遗直京城苦雨五首》其三:“古今浩浩多诗流,清辞丽句谁能高。大历饥寒少陵杜,义熙归去彭泽陶。”^[49]因此陶、杜诗集往往会被宋人拿来一起阅读,如魏了翁提及其师章寅臣“为诗清婉而深醇,自陶杜迄苏黄,讽咏弗置”^[50],罗大经述及自己山间生涯时云:“随意读《周易》、《国风》、《左氏传》、《离骚》、《太史公书》,及陶杜诗、韩苏文数篇。”^[51]蔡梦弼一人编纂陶、杜两家诗注,显然就是受到这一时代思潮和社会风气影响的结果。以上辑录的《东坡和陶诗集注》佚文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全面考察蔡氏论诗的主旨极有裨益。从所辑佚文来看,其主体内容与傅共之注类似,主要是对陶、苏诗作内容的串讲。在此过程中,蔡氏既能联系作者生平抉发其创作初衷,又能由文本引申出相关的议论或感慨;除此之外,蔡氏注本还包括作者考辨、异文校勘、字词注音释义、征引其它文献等多项内容。所述虽未必尽是,但也可见其规模初具,内容丰赡。

注 释:

[1] 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栾城集》卷二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2页。

[2] 宋刊《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四卷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近人张宗祥于1923年曾集资翻刻,整理本见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附录二《和陶诗九种》,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621-662页。

[3] 参见袁行霈《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4] 如曾枣庄等著《苏轼研究史》第二章第二节“家有眉山之书”——南宋苏轼著述刊刻述略》曾提及傅共《和陶诗》注本,认为:“这是宋人唯一的《和陶诗》注,因原书早佚,不知其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页;王友胜《苏轼研究史稿(修订版)》第二章《宋人对苏诗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也提及傅共此书,认为“此似是宋人评解苏轼《和陶诗》的唯一著作,惜已不传,其详不得而知”,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6页。

[5] 蔡氏生平及创作、批评情况可参见张健《蔡正孙考论——以〈唐宋千家联句诗格〉为中心》一文,《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6] (宋)于济、蔡正孙编集,(朝鲜)徐居正等增注,卞东波校证《唐宋千家联珠诗格校证》,凤凰出

版社 2007 年版。

[7] 蔡正孙《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序》,《唐宋千家联珠诗格校证》,第 50 页。

[8] 蔡正孙《诗林广记序》,《诗林广记》,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3 页。

[9] 金程宇《高丽大学所藏〈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及其价值》,《文学遗产》2008 年第 5 期,修订稿收入作者《稀见唐宋文献丛考》,中华书局 2009 年版;卞东波《韩国所藏孤本诗话〈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考论》,张伯伟主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五辑,中华书局 2009 年版。

[10] 《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全书共十三卷,目前已经发现的三种残本经过拼合之后,尚缺第六、七两整卷及第一、八两卷卷首部分。笔者另撰有《新见〈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残本文献价值初探》一文,对此有所介绍,文将刊载于《文学遗产》。

[11]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徐小蛮、顾美华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46 页。

[12] 李俊甫《莆阳比事》卷三,《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 734 册影印宛委别藏清影抄明万历三十三年刻本,第 223 页上。

[13] 赵与泌、黄岩孙纂修《仙溪志》卷二,《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 660 册影印清抄本,第 583 页下。

[14] 赵与泌、黄岩孙纂修《仙溪志》卷二,第 574 页上。

[15] 赵与泌、黄岩孙纂修《仙溪志》卷四,第 612 页上。

[16] 傅共《注坡词序》,《宋傅幹注坡词》卷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1 年版。

[17] 近人徐乃昌在其所藏傅幹《注坡词》卷首题有《积学斋藏书记》一则,根据宋黄岩孙编、元黄真仲重订《仙溪志》对傅共生平略有考证,可以参看。文载《宋傅幹注坡词》卷首。

[18] “无何乡”,今存各本苏集均作“无功乡”。

[19] “竟”,今存各本苏集均作“觉”。

[20] “天上”,今存各本苏集均作“地上”。

[21] “独纵欲”,今存各本苏集均作“纵独欲”。

[22] 傅共此注有误。据施注引《汉书·王莽传》,“巨君”当指王莽,清人冯应榴以为其诗似指王安石而言。参见冯应榴辑注《苏轼诗集合注》卷四十三,黄任轲、朱怀春校点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197 页。

[23] “颡”,今存各本苏集均作“桑”。

[24] 傅共此注有误。清人汪廷珍引《太平广记》,以为“广桑君”乃指孔子。参见冯应榴辑注《苏轼诗集合注》卷四十,第 2074 页。

[25] “玉”,疑当作“王”。

[26] “浥”,今存各本苏集均作“挹”。

[27] “藻”,当作“藻”,参见王水照《〈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前言》,《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0-11 页。

[28] 经笔者重新检核,实际数量当为五则。

[29] 参见杨绍和《楹书隅录》卷二史部“宋本《史记》一百三十卷三十册六函”条,王绍曾、崔国光等整理订补《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本,齐鲁书社 2002 年版,第 92 页。

[30] 史铸、邢良孚编《百菊集谱》卷四,明万历汪士贤刻本。

[31] 永瑑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七集部四十:“旧本题庐陵王霆震亨福编,不著时代。观其标识名字,魏徵犹作‘魏证’,而宋人奏议于‘朝廷’、‘国家’诸字皆空一格,盖南宋书肆本也。”中华书局 1965 年影印本,第 1702 页下。

[32] 郭绍虞《陶集考辨》,《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87 页。

[33] 蔡梦弼《草堂诗笺跋》,《草堂诗笺传序碑铭》末,据《丛书集成初编》本《杜工部草堂诗笺》。